

## 锦里诗苑

## 记忆的颜色(组诗)

刘泽球(四川)

## 柔软的部分

生命中总有许多柔软的部分  
让你回避去触碰,它们可能是  
一些物件,也可能是一些人  
可能是一些事,也可能是某些文字  
或者声音或者味道,它们在  
被称为“中年”的某个早晨  
突然找上门来,如同漆绿色背包里  
装着许多信件邮递员站在台阶上  
你不知所措要先打开哪一封  
你已经可以从容面对往事  
而不发出悲哀的叹息,新增的白发  
表明时间给予宽恕,但它们也随着时间  
越来越多地在周围走动  
痛苦有时会变成微笑,就像  
从生活深处唤醒没有完成的部分  
你跟着它们,一路向老年走  
也一路向青年走  
记忆把你变成一个多么柔软的人

## 梧桐街

陌生城市的细雨重复如按下的琴键  
不锈钢雕塑坐在烟灰色的空虚里  
越来越暗的时辰还保留着泥泞的过去  
拥堵的车辆似乎还卡在光滑的坑里  
在这停滞的片刻,他刚好可以打开车窗  
抽上一支香烟。撑伞或者手上一  
无所有的人,似乎倒退着  
走向另一个时间。雨打着地面的声音  
仿佛有人在用剪刀裁着纸张和布匹  
而灯光正在次第亮起,它们也发出  
沙沙的声音,就像把往昔放在留声机上  
他不认识这座城市的一个人  
他把那条落满梧桐树叶的街叫作梧桐街  
它们引起他注意的时候,夜晚和细雨  
正一起降临,仿佛他和那些锈蚀的树叶  
一起被旋转的风吹到这里  
它们显然把他当成同类,在他脚下  
发出疼痛的声音。他知道,他一定  
踩在某个曾经走过的地方  
有些人擦肩而过,只是为了让他回头  
让他被那些豁然空旷的事物辨认

## 傍晚的忧郁

弯曲小路安静如脱水的树枝  
家具先于村民搬往城市新区  
空旷美学装点地皮经济,指路牌

将更换地名,临近医院  
已经进化到第五代,裹围裙的农妇  
如白颊噪鹛从杂木丛钻出  
高过头的芦苇填满旧鱼塘  
斑鸠自问自答,乡村茶馆空无一人  
发生过的事情仿佛总在不久以前  
时间如图书检索卡,只有书名和作者  
无论记忆如何努力,他问你  
三十年前骑车而来的青年,黝黑儿童  
在泥路上追赶,哭声早已长出喉结  
你注意到嘴巴里乌云的味道  
河流还在,前些年的暴雨差点吞没房屋  
远处的大桥和高楼越来越近  
快看,乌有之乡的灯火亮了  
他不紧不慢地说  
你无法接上这话题,如果是你  
你如何克服身体里的异乡

## 羞愧

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尼采

鞋子的回声像是飞鸟撞着楼房  
白天暴晒过的地面仍旧发烫  
他倾斜的背上落着星光  
它们一直落着,仿佛唯独淋着他的雨  
哦,这不堪重负的世界  
他伸手,接住那些星光  
在他身体里面  
不被看见的黑暗,比黑暗更黑  
这让他羞愧,他不配接受  
这星光的眷顾和洗礼。它们像  
许多年前的蝴蝶,把重量放在他身上  
他曾祈求它们离自己远一点  
它们的固执让他厌倦  
它们从童年开始就一直跟随他  
每个亮点都像他背诵过的词语  
中年以后,他以为他已经疏远了它们  
但今夜,孤独和星光都被他背负着  
他羞愧,他不知道如何再次抬起头来  
黑暗还在他内心里堆积着  
只有星光还在乎

## 说晚安的人

他们在道别,微风中的行道树  
频频点头,中年人和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自行车,正穿过小区铁门  
门卫室盆栽茉莉花的香气让他们微笑  
球形摄像头匀速转动,每个事物  
都被制成等尺寸的片段,如同CT扫描  
他们手上塑料袋中的蔬菜、作业本  
灌木背后的猫叫,提示夜晚即将到来  
一个用线在图上勾出轮廓的城市  
他们安静走着,就像即将被夜色抹去  
女贞树的果实像雨点落着

砸着水泥地、汽车,还有热空气  
我从五楼的窗台上仰望天空  
贝壳一样的房子,密布在那里  
星光正在收敛,就像许多人  
也正往那里面走  
这安静的时刻正在变长,他们互致晚安  
就像每天的仪式

## 地图册

地图册对我来讲不算书籍,但每到  
一座城市,我都喜欢找来当地地图琢磨  
那些地图告诉我旅行的曲线,我所要  
经过的圆点,如同许多小型的陌生车站  
以及那些省份和城市带有想象力的形状  
有时,我会凝视某个边界的起点  
眼光沿着蜘蛛爬过一般的交通网  
到达另一边界的尽头,那些缝隙  
绝大多数对我都意味着空白,也许飞机已经  
代替我掠过大部分的地方,但我只在  
很少的地方停留,那些我去过的圆点  
有时会从地图册里跳出来  
它们装下我许多记忆,而不是地理知识  
我浪费了那么多回忆,而没有变成诗歌

## 下雨天

下雨天,我总要花上一些时间  
坐在屋外的门廊下,一边抽着烟  
一边看着雨水在廊檐串成珠子  
仿佛许多风铃在摇晃,我记得  
观察过那些宫殿外面的风铃  
就像那里的语言,而雨水的语言呢?  
我从童年时代就钟爱它们的声音  
它们从不喧哗,只提醒我停下手中的活计  
仿佛将跟随我一生的导师,从高处  
把我变驼的脊背拉直,温习仰望的功课  
那粮食般落下的雨点带着回忆的颜色  
我必须面对这一片沙沙作响的观众  
保持着多年以前的诚实,雨水教会我  
在沉默中也能发出声音的技巧  
那些雨一直在我的内心里持续着  
一直下,一直到忧伤的声音响起

一扇开向  
嘉陵江的窗(外三首)

彭淑君(广东)

一滴水经过嘉陵江  
再远一点就是  
浓雾一样的乡愁

窗外阳光弹指过

穿过身和心的来自另外的风  
带来了,我来处的讯息

在南充,在嘉陵区,在碧桂园  
一扇开向嘉陵江的窗  
成为母亲对人间最后的回望

在窗前望去,就是不停息的嘉陵江  
一伸手就可以抓住信鸽的翅膀  
还有来自母亲的指向  
大地苍茫,就像母亲对儿女的爱  
最坚定的信仰都指向幸福和安康

嘉陵江的水,每次从南充流过  
已经不再是小镇的随笔  
是生命不可逆转的旅行

在夜晚,闪烁的霓虹  
照亮城市的胸膛,还照亮梦想  
嘉陵江的波光  
给每个人,温暖着两岸的人心  
从此照亮乡愁的翅膀  
投向人间  
回望

## 养一只鸟就养活了飞翔的天空

在现代,通信和交通的方便与快捷  
乡愁越来越稀薄  
清晨找家重庆小面馆吃一两麻辣面  
回忆的味道就从眼泪里流淌下来  
乡愁就从一碗面条开始生活

早晨的鸟叫,就可以唤醒整个山野  
还有飘着雾气的群山就一一闪现  
养一只鸟就养活着整个童年的天空  
每次看到父母的照片  
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

## 水濂山所想

所有的水都没有原籍,植物也是  
水在水濂山成了天池里的尤物  
周边的木槿花比人的足迹更早  
它们来到这里,也到达别处  
从来都不会感到流浪和漂泊  
哪里适合哪里就落地生根

不像人类总是用乡愁来概括  
我也有一颗植物般的内心  
凡是让我舒服的地方,都是我的家乡

而在水濂山我想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经济的快节奏里,保持如此的山水  
生态哲学不是我要的答案  
其实答案就在这里

## 榕树

两棵百年以上的榕树  
长满了千姿百态的诗句  
树荫下的红砂岩石  
苔痕已经在回望间  
感受到山顶与流水的距离

此刻天地一片祥和  
河水流去的一定是岁月的沉渣  
那些曾经险象迭生的路  
到桥就走到了尽头  
今天,所有的人都走向同一出口  
舞蹈的背影不再是回转身  
多彩画卷才是采风途中的惊叹

## 融化的河

褚化冰(山东)

冰封已久的河融化了  
在迎春花的香味里  
它涌出了青春的激流  
像喜悦的天使腾空飞翔  
绿色也出现了  
欢快的鱼来展示  
小虾怕被忽略,装点着氛围

小河忙起来了  
冲刷污尘,浇灌田园  
葱绿的世界是小河的爱  
在老农的心里装着

## 牡丹与玫瑰的对话

玄虚(四川)

在东方的绮梦深处,  
牡丹在亭台水榭间悠然盛放。  
它的花瓣,似岁月沉淀的华章,  
层层晕染着千年的端庄。  
每一丝纹理,都诉说着,  
典雅与繁荣。

远渡的风,捎来玫瑰的热望,  
在阳光海岸肆意张扬。  
红的娇艳,白的纯亮,  
刺尖闪烁着自由的锋芒。  
它是爱情的使者,  
在浪漫的诗篇里永恒吟唱。

牡丹轻盈朱唇,  
欲语那古老文明的涵养。  
玫瑰摇曳身姿,  
倾诉着自由灵魂的渴望。  
二者凝视,目光交汇的刹那,  
悄悄碰撞出一种文化。

## 校园新蕾

## 要精致也要粗粝

黄子翌儿(重庆市求精中学高一)

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精致生活”,不少人都跟风网络上的“前卫”,力求生活中每个小细节都做得精致。然而,在此过程中,我们是否忘记了生活中原本的粗粝?太追求精致,就是将自己包装起来,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成了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那我们是否应脱下伪装,以真实的面貌面对现实呢?

人生得意时,好似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不如意时,我们就应用粗粝来面对。粗粝是司马迁忍辱负重于狱中写出旷世巨著《史记》的坚忍;是海伦未因先天残疾而放弃自我,最终向命运发出怒吼《走出黑暗》的不屈;是鲁迅为唤醒麻木的国人弃医从文以笔为枪,成就无私的《呐喊》。

生活中的粗粝,恰恰反映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没有人可以不走上粗粝这条路,但只要读懂了生命的意义,并为之去努力奋斗,那我们便能做到立粗粝之标享精致之美。

人生,如一把钢刀,用心打磨,会变得锋利无比;毫不在意,会变得令人厌恶。精致,就是生活中某个不经意的细节,拼拼凑凑出生活的美好,精致地走过四季。

追求精致生活是应该的,当前我们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追求精致生活的一种表现,而越来越追求精致生活,也是人们向往美好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国提倡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精神,不忘来时路。人生,不能只追求精致生活,年轻人过度追求外貌以及生活中的精致,忘了原本粗粝的本原,最终造成悲剧;虚荣的人不切实际地消费竭力追求精致生活,不惜一切去透支、贷款,陷入陷阱,最终负债累累走上绝路。

粗粝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否定精致的生活,而是时刻警醒我们,在追求精致生活的同时不能忘了粗粝之美。它的存在不可小觑,我们要时刻对生活充满敬畏且珍惜生命中的每一瞬间。

粗粝之美让我们意识到不要做表里不一的人,应真实地坦然面对自己和外界。

我们要做的便是在成长途中将粗粝和精致融入生活,让生命富有生机与活力。粗粝使人具有一往无前的勇气,精致使人具有停留观路的耐心,两者缺一不可,一起向前,终将抵达光明的彼岸。

## 磁器口古镇——

## 穿越时空的味蕾之旅

李明君(重庆市京师实验学校四年级一班)

磁器口后街,位于重庆磁器口古镇,是一条独具巴渝传统民居、民俗、民风特色的街道。那里的建筑错落有致,古香古色,历经文化的洗礼,至今仍屹立在嘉陵江畔,向人们诉说着历史的故事。  
每逢节假日,古老的街道便人山人海。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漫步老街巷弄,欣赏沿街的檐角翘起、斗拱交错。古老的青石板路像蜿蜒曲折的银蛇盘错在街道上。岁月雕琢的木门,仿佛是通往过去的桥梁。

弥漫在空气中的各种美食香味让游客不时驻足。街道两边摆着各种各样的美食——陈麻粉、酸辣粉、合川桃片、烤豆干苕皮、青花椒奶茶……应有尽有。摊贩们变着花样向游客们兜售产品,有免费试吃,有各种Cosplay,还有各种花式叫卖。这里汇集的每一道美食都承载着山

城人民的情感与记忆。

街道两旁是古色古香的商铺,既有具有古老文化气息的手工艺纪念品店、民族服饰店,也有具有现代气息的咖啡馆、网红照相馆。古代与现代的碰撞,既讲述了过去文明的辉煌与沧桑,也展示了现代的科技与进步。

沿街走到最后,还有一座鸽子房。房顶上密密麻麻地栖息着一群雪白的鸽子,好像给房顶披上了一条洁白的毯子。哨声一响,它们便如同训练有素的雁阵整齐地飞向天空,随后又齐齐飘向地面,争相啄食游客撒来的粮食。有的甚至飞到游客手掌上吃食,或是落在游客手臂上,咕咕地叫着,仿佛在说:“还要吃,还要吃!”

这样一条让人流连忘返的街道,你是否也心生向往呢?赶紧出发去体验一下吧!

(指导教师:陶晓红)

## 商海弄潮

小雪节气到来的时候,因为天寒,工地停工了。每天吃过早饭,小伟等本村棋友们纷纷来到我家下棋。大伙也不客气,走到堂屋里在茶几上摆好棋盘、棋子开始下棋。有时人多,棋友们就从地柜上再拿起一盘象棋,搬着马扎子到院子里去下棋。

下棋很伤脑筋。有时我输急了,就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撂,对小伟说:“走,咱们去南河湾逮鱼吧!”然后回家拿铁锹、水桶、长靴等东西。我在家换了半身裤,拿着铁锹、水桶、脸盆等不紧不慢地向院外走去。三人在村前会合后,走向南河湾。南河湾离我们村有二里多路,那儿有一条地下渠,东西长五六

阳光倾泻在金华山上,斜射向那些滋长了300多年的柏树、樟树、桉树,也给古读书台、拾遗亭、感遇厅披上了一层温暖的金光。

1300多年前,一个在金华山上诵读的射洪本土人在盛唐繁星灿烂之前点亮了诗歌的星空。他主张肃清绮靡纤弱的习气,发扬刚健、清峻、雄浑、苍劲的“汉魏风骨”“风雅兴寄”诗风,由此触发了盛唐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李商隐、孟郊、孟浩然、岑参、刘禹锡的激情,唐诗的波澜壮阔景象因他而起……

我们眼前的“古读书台”初名“读书堂”,复称“陈公学堂”。康熙五十一年,射洪知县唐麟翔于学堂旧址处重建,始称读书台。读书台是“海内文宗”陈子昂少时读书的地方,山脚下的虹飞桥,出自陈子昂诗《登金华》:“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

金华山读书台上1000个日夜的苦练,使陈子昂蜕变为雄姿英发的戎装诗人。唐中宗嗣圣元年,陈子昂进士及第,以一篇《谏灵驾入京书》受武则天召见,任麟台正字。

周岁岁通天二年,陈子昂登上幽州台,举目四望,写下了苍凉、孤寂、悲凉、惆怅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其实,陈子昂是期盼“来

## 闲冬 我们去逮鱼

陈东升(山东)

千米,东头通惠河西头连接着白马河。地下渠宽二十多米,四季有水。因为打堰困难,再加上夏秋季多蛇,所以没人愿意到南河湾去逮鱼。

来到南河湾地下渠前,看到渠两岸的杨柳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树枝垂下头,似乎在向泥土诉说冬的寒冷,几只乌鸦在不停地叫着,仿佛在歌唱春天的临近。渠里结了薄冰,我们选了一段水面,三人拿起铁锹铲泥打堰。打好十四五米长

的前堰,脱掉毛衣毛裤,一鼓作气打好后堰,然后放下铁锹拿起水桶刮水。水寒刺骨,刮了一会水就感到背心冒汗,在水里脚还是有些凉飕飕的。堰里的水越来越少,水草下的鱼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东窜西跳。我们回头看看,高兴地猜测着那些乱窜的鱼:它们是鲤鱼,也可能是乌鱼吧?水快刮干了,那些一两修长的鲤鱼、鲫鱼都露着白肚皮在水草上挣扎着。我们各自拿着水桶,把那些鲤鱼、鲫

鱼捉住放进桶里。就像桶里装满了收获喜悦。捉过面前的鱼,又把水草扔到岸边继续捉较小的鱼;捉完水面的鱼,拿起铁锹翻污泥,惊喜接踵而至——有时是成双的乌鱼,有时是一两条黄鳝。

我们三人用锨抬着两桶鱼唱着歌儿凯旋,就如同在棋盘上的卒跳过河一样,一蹦一跳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逮鱼不在于逮了多少条鱼,而是在逮到鱼时的快乐。双手捧住鱼,乖巧的鱼在手掌里滑溜的,想挣脱手的束缚,尾巴使劲地摇摆,那种成功的喜悦是难以诉说的。

其实,逮鱼如同下棋,不在于输赢而在于过程。人生又何尝不是呢?

## 回望陈子昂

石维明(四川)

者”的!清代诗人黄周星编著的唐诗选本《唐诗快》这样评价:“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此二十二字,真可以泣鬼。”

周历开元元年,陈子昂辞官回乡,归隐武东山。周久视元年,惊雷来临,陈子昂猝不及防,坠入知县段简构陷的“天罗地网”,入狱,42岁英年早逝。

与陈子昂同时代的礼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卢藏用,是陈子昂诗文革新的同盟军,他收集整理陈子昂遗文,编成《陈子昂集》十卷,在序中赞其“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这一年为周长安元年,陈子昂离世一年。

唐代宗宝应元年,也就是陈子昂离世62年后的冬月,诗圣杜甫游历蜀中,从梓州至射洪,拜谒陈子昂遗迹,他在《陈拾遗故宅》一诗中写道:“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

陈子昂离世72年后,唐代宗大历七年,白居易出生在河南新郑。唐宪宗元和三年白居易任左拾遗,在感怀诗《初授拾遗》中称:“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这是“白拾遗”对“陈拾

遗”的致敬!  
伫立陈子昂读书台,东南望,视线穿过金华镇子昂路,跨过“两江画廊”,直线距离9千米外,风光秀丽的涪江与梓潼江怀抱中,是唐代风格木结构建筑群“文宗苑”。那儿的3D动画片足以使人近距离触摸“海内文宗”的盛世风骨,1300多年前,那个鲜衣怒马、意气风发的射洪后生活灵活呢。如果登上状元阁,俯瞰西北不远处,可以看到陈子昂的衣冠冢,东南不远处可以看到涪江与梓江交汇处。

《元和郡县图志》卷33曰:“(射洪)具有梓潼水,与涪江合流,急如箭,奔射洪口。蜀人谓水口曰洪,因名射洪。”  
发源于岷山主峰雪宝顶的涪江,因流域内有汉高祖时涪县而得名,涪江向南奔流进入射洪地界,行至龙宝山下陈子昂衣冠冢旁的思君渡,发源于龙门山东南麓鹰咀崖的梓江匆匆前来相会。如遇汛期,梓潼江水如箭直奔

涪江而来,所以梓江又名射江。  
昔日,杜甫写下《野望》:“射洪春酒寒仍绿,目极伤神谁为携?”诗与酒融入了骨髓的诗圣杜甫,除了缅怀陈子昂,还赞美了射洪春酒。

伫立陈子昂读书台,视线越过“文宗苑”继续往东南远眺8千米,穿越摆出宏大的S型造型的涪江,便是射洪城区,昨晚我们徒步丈量过的地方。

夕阳西下,陈子昂读书台巍峨肃穆。踩着金华山的石梯下山的时候,回望,我装的陈子昂骑在古铜色的骏马上,那马扬起左蹄,张嘴嘶叫,陈子昂脚踩马鞍,手执缰绳,目光如炬……  
回望金华山,回望陈子昂,千年已逝,千帆已过,涪江、梓江依旧浩浩荡荡。  
我忽然想到,昔日雄姿英发的青年才俊子昂兄在读书台上徜徉,是看到了这一幕的;他归隐故土武东山,回望大唐的时候,也会有深情的一瞥;这一望、一瞥,深深地定格在了射洪。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第138期